

A 我们在布鲁塞尔下榻的酒店吃过早餐之后,乘车前往荷兰的首都阿姆斯特丹。荷兰是欧洲西部一个无山的国家,面临北海,有百分之六十的土地海拔不到一米,有很大一片土地是用围海的堤坝获得的。这是一个水草丰足的国家。在前往阿姆斯特丹的路上,我们从卢森堡前往布鲁塞尔所看到的森林与农田相间的土地已经大不一样了,目光能及之处换成了大片的牧场,而且牧场与牧场之间都是用沟渠来隔开的。无数纵横交错的水沟,构成了无数片的锦缎似的牧场,在荷兰秋天的阳光下,在绿草如茵的牧场上,除去那些悠闲的花斑奶牛和像白云一样四处飘浮着的羊群之外,我们见得最多的就是那些在水边自由栖息的野鸭。

由于水源的充足,阿姆斯特丹成了运河交错的城市,在那些河流上,架着几百座古老的石拱桥和现代桥梁。那天我们乘坐的巴士路过运河的时候,正好赶上—艘游轮在通过。由于海拔低,阿姆斯特丹的桥梁也都很低,为了让船只通过,他们就建造了一种能开能合的桥梁,船只在通过大桥的时候,桥面就像一只鸟的翅膀张开了。展开的桥面成九十度角,在船只通过之后,桥面又慢慢地落下来,合上,供车辆行驶。这种吊桥我在梵·高的绘画里见过,但梵·高画的是阿姆斯特丹运河上的开合桥,而不是《阿尔的吊桥》。但由于梵·高的关系,这桥使我感到亲切。梵·高的《阿尔的吊桥》作于1888年,两年后,也就是1890年,阿姆斯特丹的某家小报刊登了一条不起眼的新闻:7月27日,星期日,一位37岁名叫梵·高的荷兰画家在巴黎北部的奥维尔举枪自射,两天后死亡。当然,梵·高现在已经成为荷兰人的骄傲,1973年,在梵·高逝世八十多年后,荷兰人在自己的首都为梵·高建造了美术馆。荷兰人对梵·高艺术价

阿姆斯特丹的运河及花街

墨白

值的认识尽管来得晚了些,但我仍然认为阿姆斯特丹是一个热爱艺术的城市,在运河两岸,你不但可以看到许多画廊和工艺品商店,而且他们还有以勃朗命名的广场。出生于十七世纪的勃朗同样是荷兰人的骄傲,我对勃朗的了解不及梵·高,但我还是见过他的几幅作品,比如《夜警》,比如《浪子回家》,比如《基督传教》等等。在十七世纪,荷兰这块土地上产生了许多杰出的画家,海姆·阿·克伊普、扬·斯滕、雅·鲁伊斯达尔、霍伊玛等等,我特别喜欢弗美尔,他的《倒牛奶的妇女》、《读信的女人》、《持手笛的姑娘》等等我都喜欢,因为弗美尔绘画里的那些生活在十七世纪的平民形象,使我对他肃然起敬。

我们身边也有自己敬仰的艺术家,可我们却没有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博物馆,比如我们的李伯安。建一个“李伯安博物馆”需要多少钱呢?怕是一个离我们老百姓生活很远的所谓“政绩工程”浪费的钱拿来百分之,都用不完。但是,我们生活的城市里,就是没有这样的博物馆。在我们国家,在我们的每一个城市,什么时候才能把文学艺术看得比权力和金钱更重要呢?如果在我们的每一座城市里,随处都是让我们留恋的博物馆和美术馆,有保存完好的作家和艺术家的故居,随处可见以艺术家命名的街道,那个时候,我们的后代应该是多么的自豪呀。

B 那天上午在阿姆斯特丹,在我们的同行都去荷兰国立博物馆对面的钻石加工厂参观购物的时候,我一个人沿着运河边的街道,走过一个又一个石拱桥,纵横交错的运河和停靠在运河边的各种颜色的船只使我迷恋,而更让我迷恋的是街道边的那些画廊。在一个街角,通过一个窗子,我看到一个中年人正在他的画廊里作画,我悄悄地走进去,一股淡淡的松节油的气息扑鼻而来,这种气息使



海望 张导曦

我隐隐地产生了一丝激动。在我最初学习油画的时候,由于家庭生活困难,我都是用煤油调色,在绘画中使用松节油还是后来的事儿。那天当我走进画廊,在那位艺术家的后面立住的时候,我一眼就看出他绘画的风格接近西塞莱,但他的笔下不再是西塞莱笔下的塞纳河与莫雷附近的卢安河,而是出门就能看到的阿姆斯特丹的运河,但那光洁的色调和映照在运河里的阳光是我熟悉的。

夜色降临的时候,我们又一次来到了丹广场。丹广场是阿姆斯特丹的市中心,这里有纪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阵亡烈士的白色的方尖碑,在方尖碑的对面,就是堂皇壮丽的王宫。这座代表着荷兰传统建筑的宫殿,从1648年开始修建,用去了十七年时间,由于海拔低,建筑者在王宫的下面打进了一万三千六百多根的桩杆,作为地基。

从丹广场出发,可以到阿姆斯特丹著名的花街。花街的形成与阿姆斯特丹是个港口有着很大的关系。船员们远航而来,

他们要有一个逍遥的去处,于是花街和橱窗女郎就应运而生。我们沿着花街行走,运河里映照着的街边橱窗里射出来的五彩缤纷的灯光,微风吹动水面,那景色更加迷人,而更迷人的是橱窗里的女郎。但使我遗憾的是,那些迷人女郎,和我们在超市里看到的商品一样,都成了明码标价的商品。在伟大而神圣的性抽去了情感之后,就只剩下了欲望,只剩下了我们在赵忠祥解说的“动物世界”里看到的像动物一样的交媾,美好的性在这里就变成了无限的惆怅。难道就只顶几个小钱了吗?即便是那女子貌若天仙,就算是她来自天堂,只要往那橱窗里一站,就是我们猪八戒来到这里,花上几两银子,也能把她摆平吗?



寒山寺 薛龙



苏兹达利的秋天 戈雷雷夫

“狡獪”一词,是用来形容人的行为诡诈、诡计多端、不可信任的贬义词。早在先秦古籍中就已用此词了,《左传》中就有“无状狡獪”的说法。“狡獪”二字都带反犬(犾)旁,我们自然会推想到狡和獪是两种兽类。

《山海经·西山经》中记载说,

“狡獪”原是两种怪兽

夏吟 在玉山这个地方“有兽焉,其状如犬而豹文(纹),其角如牛,其名曰狡,其音如犬吠,见(现)则其国大穰(熟)。”也就是说,狡是一种形如狗状但毛色呈豹纹的小兽,它一出现,这个地方就要大丰收了。故狡是预示喜庆、令人喜欢的灵兽。《山海经·南

《低眉》,是钱红丽自《华丽一杯凉》之后的又一本书,一本让人在冷暖自知中终有所共鸣的读书笔记。“女子便好”、“诗经别意”、“欲采苹花”、“迷离阅读”、“城市流水”、“感性花朵”,单是这六辑七十多篇的标题就字字晶亮,光华熠熠闪烁。

《低眉》便是辑一“女子便好”中的一篇,写到朱天文,感叹她的老去与青春余温,“一点一滴,作者与读者双双老去……一代一代均如此。文学是生命里的一扇窗,用来给身体换气,给灵魂以抚慰。”写自己19岁那年发表第一首诗,用得到的10元钱,去书店买了一本小说,“那时,隐隐觉出生命里有一扇窗户

被打开了,明亮,安宁,夹杂了卑微的喜悦,毕竟,可以望得见茫茫后路了。有了凭依,生活也随之变得“尊严”起来。”

朱天文说低眉是一种自保的姿态,我却愿意把低眉看作一个温婉的姿势,低眉也是一个阅读与写作的常态。低眉,方能感知内心世界的纷繁;低眉,方能

孙永强 抛开世间的芜杂表象。钱红丽的文字是雅致而清淡的。她阅读《诗经》、《本草纲目》,似乎与那些花草的灵性形成了某种契合,一个人的生活倍加安静而坚韧起来。生命如此宽厚,我们在这至爱的文字里经历沉醉和迷恋,心甘情愿。上海远东出版社

“何智丽系列报道”策划内幕

——我怎样被《新民周刊》“拉下水”的?

叶永烈

这场关于何智丽的大讨论,波及全国,而导火索是从《新民周刊》上点燃。《新民周刊》是全国富有影响的严肃性新闻周刊。《新民周刊》编辑部从总编辑、总监到责任编辑,高度重视、精心策划何智丽系列报道,推动这一大讨论逐步走向深入。

远在千里之外的石家庄的《燕赵都市报》,注意到《新民周刊》编辑部的这一动向,在2007年3月11日发表记者梁强的报道,专门写了“何智丽系列报道是如何出炉的”。报道笑称叶永烈是被《新民周刊》责任编辑张伟“拉下水”。

张伟与我、与何智丽都有颇深的渊源。他原本是《新民晚报》体育记者兼编辑,二十年前我第一次采访何智丽,就是通过张伟到上海市体委资料室查阅何智丽资料的。1994年广岛亚运会结束之后,何智丽与小山英之来到上海,与我作了两次长谈。我写出何智丽谈广岛亚运会的重要独家专访。张伟闻讯,骑着摩托车来到我家,取走这一专访……

张伟本人也曾多次采访过何智丽,对何智丽的是是非非很熟悉。《燕赵都市报》写及张伟的回忆:“我清楚地记得,2001年大阪世乒赛,何智丽孤零零地站在一个角落里,看着场内球员的比赛,短短四年,她由一个不进球的叛逆者成了一个旁观者。‘我要是赢球的,当我赢不了时,我会选择退役。’在大阪的一家中餐馆,何智丽请我吃



叶永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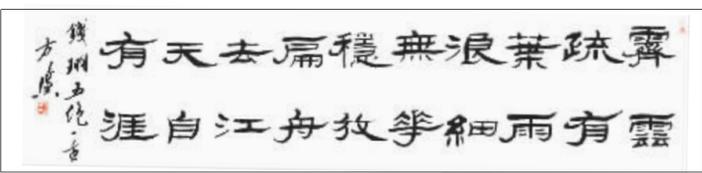
饭,让我在报纸上写一条她要退役的消息。后来我发了《何智丽退出国际乒坛》,抢了国内报纸的独家。”

正是由于有着这样的背景,猪年春节初三张伟来电向我约稿时,我只说了一句“前天何智丽来我家拜年”,马上被张伟抓住了这一话题,要我写何智丽近况。

在《何智丽:我想有个家》引起广泛关注之后,张伟要我写续篇。起初我并不想写,他一再催促。记得,夜11时,他在电话中跟我商量第二篇文章的角度、内容,直到将近午夜。他强调了讨论何智丽问题应当放在迎接2008北京奥运会这样的大背景下展开。

第二篇文章又引起轰动。张伟根据编辑部的策划,要我写第三篇。他说,三篇文章,上、中、下,构成一个完整的系列。我提出,第三篇应当是总结性、综合性、反思性的,要有深度,他则提出,应当解答读者提出的关键性问题,作者要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篇幅可以长一些。我希望能够全面观察一下网络上关于何智丽争议的方方面面,把第三篇文章的写作推迟了一期。

现在,这三篇“何智丽系列报道”分别以“近况”、“历史”、“释疑”为关键词在《新民周刊》推出,引起一轮又一轮讨论。反思往事是为了汲取教训。这场由《新民周刊》发起的何智丽事件大讨论,正是从一个特殊的视角为2008北京奥运会热身。



梁云疏有叶,雨浪细无声。稳放扁舟去,江天自有涯。 方凌霄

牡丹·杜鹃·石竹 郭殿文 蜀宇口中血,山枝芽上颜。他乡忆观物,游子盼归园。沧海连心客,几时鸥燕前。石竹 远山藏弱女,神采愈娟娟。舒臂迎春绿,开颜映日鲜。喷香腔冷整,织锦绣枯痕。情动小花草,周身血涌泉。

卓枫局长是一位处事果敢,目光敏锐,责任心很强的老干部,他立即安排缉毒处的一位处长和我建立长期的工作关系。我清楚地认识到:卓枫局长是代表国家,接受了一个普通公民的爱国热情和庄重承诺,我决不能辜负国家的信任和重托。于是,我怀着崇高的使命感奔赴金三角禁毒战场。

一天晚饭后,我问身边的警卫人员,他们七嘴八舌向我讲述“生产顾问”的故事,一起插话,莫衷一是。我指定口齿伶俐的小李主讲,其余的人补充。

原来,杨总司令虽然迅速扩大了罂粟种植面积,但是却有迅速增加收入。原因很简单,他生产的是鸦片膏,只是制造海洛因的原料。鸦片收获季节,杨总司令派出大批人马车辆,络绎不绝地将他生产的鸦片膏,运往佤邦和坤沙地盘,只能换回微薄收入。卖给坤沙的价格虽然高一些,但运输路线长,需经过佤邦等多个军阀控制的地盘,仅过境一项花费就不少。

杨总司令的致命弱点是过于看重钱财,已达到吝啬的程度,只顾聚敛财富,不下大力更新装备,更不关心士兵生活。他儿子有一个致命弱点就是心胸狭窄、容肚鸡肠,没有容人之量,伤害了握有兵权的师长们的感情,这也是造成杨总司令后来失败的又一直接原因。

由于杨总司令事先有准备,我很快便安顿下来。我在二楼右侧客房,我的随从人员则与司令的警卫连生活在一起,并受警卫连管辖;随后逐一被遣散。杨总司令为我精心挑选了4个护卫,均是一米七的身材,4个浓眉大眼,虎背熊腰,肩挎比利时产的突击步枪,腰插“五四式”手枪,威风凛凛,亦步亦趋,寸步不离。这样一来,虽然抬高了身份,增长了我的威势,但也严重限制了我的自由。

数日后,杨总司令首先与我商谈待遇问题。至此方知,中缅边境地区则有割据政权均不发工资,“政府”只提供谋生手段,然后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杨总司令实践前言,准备将他手下的两个毒品工厂(作坊)交我经营。据他说,每年最低限度也有人民币6000万元的收入,但被我婉言谢绝,只答应为他的部队经销服装、被褥等军用品。他当然高兴,点头认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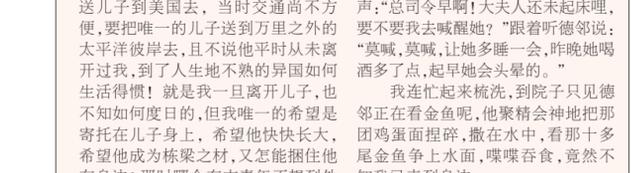
杨总司令身边顾问人员很多,

连载

幼邻出示纪念册,请蒋签字,蒋即执笔书写“克俭克勤,兢兢业业”八个字,以示勉励,并赠送照片一张,作为纪念。只此一次,幼邻就不再与达官贵人接触了。据他说见到做官的一身不自在。我说:“你父亲也做做官,你见他也不自在吗?”他说:“也不自在。当老百姓的好,只要有能力,不必求人讨生活。”这就是幼邻的志趣。以后留美留学攻读经济管理,获硕士学位后即经商经营企业。

1947年幼邻曾随妻回国,当时德邻身为北平行辕主任,要儿子做个官员反衬,但幼邻却不愿做官,后来南京政府安排他在上海一外贸机关(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做个专员。他每日上班总觉无事可做,眼见那班纨绔子弟,拿的高薪厚禄,而又饱食终日,无所事事,那些有权势的,利用职权,私自做了不可告人的勾当。幼邻看出其中秘密,心想中国这样腐败,如何能够富强起来。后来他向父亲抗议,不该在这种机关供职。他父亲说:“我亦感我国政府的腐败,一心想来一次变革,但当今国人不团结,个人亦无能为力挽狂澜,你见过西洋发达的科学,可以通过亲自目睹,找出改革的措施。既然你不感兴趣,那么不好勉强,随你志愿吧!”正好那时他媳妇不能适应中国生活,故住上海不到两年,就此告别祖国,携妻女先去香港营生,后去美国,使其父亲大失所望。

七·七事变之后不久,我几经考虑,也几经和德邻商议,才决定送儿子到美国去,当时交通尚不方便,要把唯一的儿子送到万里之外的太平洋彼岸去,且不说他平时从未离开过家,到了人生地不熟的异国如何生活得惯!就是我一旦离开儿子,也不知道如何度日的,但我唯一的希望是寄托在儿子身上,希望他快快长大,希望他成为栋梁之材,又怎能留住他在身边?那时哪个有志青年不想到外国深造呢,德邻也是早有这个打算的,但自日本侵华后,他来得匆匆,我们见面时间不多。一九三七年九月,广州天河机场被炸。广州许多华侨眷属开始纷纷出走,他们则准备回桂林,只等幼邻出国事定下来才能动身。但幼邻出国迟迟未决,有一次我竟至于对德邻发火了。我说:“幼邻去美国留学的事你管不管?如果你不管,我可以出面去管。”德邻连声说:“哪有什么管之理,我是想等一位合适的人同他一道去,不然的话你我不放心,幼邻还不到二十岁嘛。至于钱,我李德邻送个儿子留学也没本事,岂不笑话?!你不要急,如果没有合适的



李宗仁

声:“总司令早啊!大夫人还未起床哩,要不要我去喊醒她?”跟着听德邻说:“莫喊,莫喊,让她多睡一会,昨晚她喝酒多了点,起早她会头晕的。”我连忙起来梳洗,到院子只见德邻正在看金鱼缸,他聚精会神地把那团鸡蛋面捏碎,撒在水中,看那十多尾金鱼争上水面,喋喋吞食,竟然不知我已来到身边。我不禁好笑:“大清早过来做什么,难得有几天休假。”他回头看我,笑说:“做军人的起早惯了,没睡醒懒觉,怎比得你!看你样子,酒还未醒得透吧?”我未答话,他接着又说开了:“哦,这屋子很不错嘛,谁规划的?这假山、金鱼缸,还种下了夹竹桃、湘妃竹,够雅致的了!屋子设计还不错,但在桂林是不多见的,比起大公馆那间老屋,好多了。听说德明要回同他一道去,不然的话你我不放心,幼邻还不到二十岁嘛。至于钱,我李德邻送个儿子留学也没本事,岂不笑话?!你不要急,如果没有合适的